

东北边疆研究

马大正 李大龙
耿铁华 权赫秀
著

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东北边疆研究

马大正 李大龙
耿铁华 权赫秀
著

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 / 马大正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10

(东北边疆研究)

ISBN 7-5004-3773-0

I. 古… II. 马… III. 高句丽-民族历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7197 号

责任编辑 卜宪群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赵 越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华印刷厂 装 订 桃园兴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41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北边疆研究丛书》

编 委 会

马大正	厉 声	秦其明
王 正	成崇德	冯 斌
李 甫	潘少平	

出版说明

“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东北三省省委参与支持的学术研究工程，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研究方向。其中基础研究类课题研究部分成果结集出版，是为《东北边疆研究》丛书。

东北边疆历史研究课题涵盖面很广，其中包括东北区域地方史以及民族史等内容，也包括东北区域与内地、与境外区域的政治、经济关系史研究，还涉及古代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等领域，这些课题研究将在今后几年内陆续完成。

《东北边疆研究》丛书的宗旨是及时向学术界推介高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入选作品必须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专著，或者是学术性较强的综述、评议、通史类专著，着重考察作品的原创性和学术价值。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鼓励著作者大胆创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边疆地区的历史研究必然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在不给学术研究人为设置障碍、禁区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强调“文责自负”：《东北边疆研究》丛书所有作品仅代表著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反对都应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切不可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表的学术论点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以过度的评价或过分的责难。只有各界人士把学者论点作为一家之言，宽厚待之，学者才能在边疆史地这个颇带敏感性的

研究领域中放开手脚从事研究，惟其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公正和客观。

《东北边疆研究》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力支持、编辑人员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都一贯为学术界称道，在此一并致谢。

《东北边疆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3 年 3 月

再论高句丽历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代前言)

一、高句丽历史研究深化的尝试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大发展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东北边疆历史研究深化的推动下,高句丽历史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勃发期,有关高句丽考古、历史和资料整理的著作相继问世。对此,马大正在《中国学者高句丽历史研究百年历程》一文中已有简要综述。^①2000年以来又有一批专著出版,仅目见,属历史研究的专著有:曹德全《高句丽史探微》(香港中华国际出版社,2001年12月),姜维东《唐丽战争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5月);属考古研究的专著有:魏存成《高句丽遗迹》(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王绵厚《高句丽山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耿铁华、尹国有《高句丽瓦当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属资料研究的专著有:朴灿奎《〈三国志·高句丽传〉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在此期间,由马大正、杨保隆、李大龙、权赫秀、华立合著《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也添列

^①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

其中。

我们在《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一书中对如何进一步深化高句丽历史研究，提出几点建议，“开拓思路，抓住重点，优化选题”为其中建议之二，谓：“鉴于近年有关单位启动高句丽历史研究都着力于撰著高句丽简史、高句丽通史和多卷本高句丽史，且互不通气，如此难免重复劳动，人才资源浪费，又囿于简史、通史体裁，对一些难点、热点问题也难以深入展开研究，我们认为当前研究重点应抓住：

一是高句丽民族的源和流研究；

二是高句丽民族地方政权的归属研究，并由此深化中国古代地方民族政权归属的理论研究；

三是中国古籍中，尤其是二十四史中高句丽记载的考释、辨析与研究；

四是高句丽考古成果的整理与研究；

五是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史研究的总结；

六是朝鲜、韩国以及日本学者高句丽史研究的总结；

七是朝鲜、韩国高句丽史研究中非学术化趋势研究。”^①

作为《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以下简称《丛论》）的续篇，《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以下简称《续论》）正是对上述深化研究建议的一次尝试，一次实践。

《续论》以理论、历史、研究为题立篇，历史篇因内容丰富又以论和考不同的侧重分为上、下两篇，全书四篇共 18 题。

《续论》立题原则，一是《丛论》中尚未论及的高句丽历史中的难点和疑点问题；二是《丛论》中虽有论述，但似还有可补论之处的。

^① 马大正等著：《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第 418—419 页。

理论篇共二题，试图对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涉及古代中国疆域的理论问题尽量做完整的、多层面的、双向的探索。

历史篇（上）共五题，其中汉四郡研究，高句丽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研究，高句丽文化研究，都是《丛论》中未论及的；而古代中国政权与高句丽相互政策研究和高句丽活动地域变迁研究，则是在《丛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的探讨。

历史篇（下）共五题，所涉及的高句丽考、高句丽建国时间考、高句丽诸王在位时间考、高句丽复国活动考、高句丽五部考，都是《丛论》中未展开论述且均是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有待深化研究的问题。

研究篇共六题，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研究评议，高句丽考古是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基础，也是高句丽研究中成绩最卓越的领域，有必要做重点的专题评议，而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虽然《丛论》中也有相同的专题综述，但在《续论》中试图对此问题近年来研究深化的轨迹，以及今后研究深化的趋势做些力所能及的分析；二是对高句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史籍——中国正史和《三国史记》进行辨析和评介；三是对当前朝鲜学者孙永钟，以及韩国的白山学会和高句丽研究会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试做记述和评介，这应视为是《丛论》中朝鲜半岛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评述的补充与深化。

当然，本书所述所论是否达到了立意的预定目标，还待同仁和学者鉴定，在此篇述及本书的主要宗旨也是为更利于同仁对本书尝试和实践的教正。

二、坦然面对朝鲜半岛学者的高句丽历史研究

高句丽历史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专门领域，朝鲜半岛学者对此所进行探索的努力，值得我们重视，并视之为是深化研究的有益借鉴和推动研究发展的学术上的挑战。对于朝鲜半岛学者研究中出现的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甚至非学术化的倾向和结论，尽管我们不能认同，也完全可以在正常的学术轨道上进行讨论、争鸣，见仁见智，求同存异。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肃认真的学术立场，我们应该能够用一颗平常心来对待朝鲜半岛学者普遍具有的这样一个“情结”，即：将高句丽纳入古代朝鲜半岛历史范畴的历史认识与记述，在朝鲜半岛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已经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高句丽王朝 700 多年历史中，约占 1/3 时期是定都于今朝鲜平壤地区，势力所及包括今朝鲜半岛北部与中部部分地区，并同当时朝鲜半岛上的百济、新罗两王朝不断发生征战，最终被唐朝与新罗联军灭亡。因此，今朝鲜境内迄今留存许多高句丽时期的壁画古坟、都城、山城等文化遗迹。据调查，迄今发现高句丽壁画古坟 98 座，其中在朝鲜境内分布有 68 座，朝鲜境内至今保存有 25 座，其中 9 座保存状态良好。朝鲜境内另有高句丽山城、都城、寺院遗址计 37 处，今韩国境内也留存相当一部分高句丽文化遗迹。这些文化遗迹，可以说是朝鲜与韩国学界主张高句丽属于朝鲜半岛历史范畴的一种“物质基础”。

高句丽灭亡之后，朝鲜半岛实现由兴起于朝鲜半岛东南部之新罗王朝（前 57—935 年）主导的统一，新罗遂成为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统一政权。至公元 10 世纪初，新罗王朝

先后分裂为后百济、泰封、新罗等三国，史称后三国，其中泰封国初称高丽，又称后高句丽，意即继承高句丽王朝，旋改摩震、泰封等国号。至公元 918 年，泰封国武将、地方豪族王建夺位自立，改国号为高丽，定都松都（今朝鲜开城），随即重新统一朝鲜半岛，逐渐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二个统一政权即高丽王朝（918—1392 年）。所谓“高丽”之称，即有为古代高句丽王朝兴废断绝之意，表现出高丽王朝创建势力的所谓“高句丽继承意识”。

事实上，在高句丽灭亡 250 年之后出现的高丽王朝（包括前此短暂出现的“高丽”或“后高丽”），在血缘、疆域乃至正统意识方面都不是古代高句丽王朝的直接继承，由高丽王朝编纂的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部正史《三国史记》中即首列新罗，其本纪部分依次为新罗、高句丽、百济，认为是新罗王朝“归命”于新兴高丽。换言之，10 世纪初朝鲜半岛由新罗而高丽之改朝换代过程中短暂出现的所谓“高句丽继承意识”，更多的是当时高丽王朝创建势力利用新罗王朝末期地方豪族与民间怀念古代强盛王朝之社会心理的一种政治性措施，也有借此笼络曾在今我国东北地区出现的渤海国（698—926 年）残余势力的意图，渤海国统治势力中包括部分高句丽后裔，因亦有高句丽继承者之自诩。按英文 KOREA（初称 COREA）之称，即由“高丽”一词而来，与古代高句丽无关。可以说，在王朝衰微之际因统治意识与文化随之衰微而导致的普遍怀古心态乃至新兴王朝创建集团对这种社会心态的利用，是高丽王朝所修正史《三国史记》将古代高句丽历史正式纳入朝鲜半岛古代历史范畴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朝鲜古代历史文献记载，高句丽曾编纂过题为《留记》的史书，相传达 100 卷，成书于高句丽建国初期，后又据此缩编出 5 卷本（或曰 6 卷）《新集》，而这两种迄今所知由高句丽王朝直

接编写的高句丽历史文献已经失传。至王氏高丽王朝中期之公元1145年,王氏高丽王朝官员学者金富轼主持编纂《三国史记》50卷。尽管该书编者主张新罗王朝的正统地位,认为“归命”于王氏高丽王朝的是古代新罗王朝而不是高句丽,然而《三国史记》却是将古代高句丽正式纳入朝鲜半岛古代历史范畴的第一部“正史”。至王氏高丽王朝后期之忠烈王(1274—1308年)时期,僧人一然撰《三国遗事》5卷,记述朝鲜古代历史与文化,其中包括朝鲜民族始祖神话(檀君神话),还包括新罗、高句丽、百济年表及大量有关上述古代三国的“遗事”,成为继《三国史记》之后有关上述古代三国历史文化的又一主要文献。从此,包括高句丽在内的三国时代便成为朝鲜半岛古代历史认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王氏高丽王朝及朝鲜王朝(又称李氏王朝,1392—1910年)而至当代。当今朝鲜半岛南北学界一致主张古代高句丽属朝鲜半岛历史之主张,实际上就是源于上述历史背景。

因此,将高句丽纳入古代朝鲜半岛历史范畴的历史认识与记述,在朝鲜半岛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已经成为朝鲜半岛(包括朝鲜与韩国)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理应给予充分的认识。毫无疑问,历史认识并不等于历史事实,纳入自己国家的历史范畴并不意味着确实属于该国历史。然而,那种认为近代以来朝鲜半岛学界才开始将高句丽纳入其国史范围的观点,还有由于1949年以后一段时期我国学界的“失误”而导致高句丽历史由中国史领域“流失”到世界史、外国史领域的观点,应该说与不了解上述历史背景有着很大关系。

还应指出,自19世纪末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出于侵略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的罪恶目的,动用大量人力与物力介入高句丽历史研究领域,留下大量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是服务于侵略利益的反动学说与主张,当然也包括个别认真的考古发掘与调查,乃至

研究结果。由于朝鲜半岛自 19 世纪末以来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殖民统治（1910—1945 年），朝鲜半岛南北学界在高句丽历史研究过程中无疑要受到上述日本方面研究的一些影响，而对这种影响的认识与评价应保持科学与客观的态度。事实上，自 19 世纪末以来积极推动自主的高句丽历史研究并获得相当成就的朝鲜学者大多是积极参加反日民族运动的爱国知识分子，朝鲜半岛学界称之为民族主义史学家，而那些接受日本教育并参加日本侵略机构工作的朝鲜学者在高句丽研究领域并无多少建树。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南北分裂之后，恰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推动朝鲜半岛内高句丽历史研究的主力，而不是与美国、日本保持密切关系的韩国学界。

因此，对于当今朝鲜半岛南北学界有关高句丽历史的研究结论与 20 世纪中期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御用学者的反动主张之间出现的一些相似之处，应进行客观、认真的科学分析与考察，而不应简单视之为同流合污。大体说来，朝鲜、韩国学界在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问题上，与 19 世纪末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御用学者的观点相当接近（即极力否定高句丽历史之属于中国历史），而在高句丽与古代日本关系等问题上却与日本学界（包括 19 世纪末以来军国主义御用学者主张乃至现当代日本学者）的观点呈尖锐对立之势。

三、关注朝鲜半岛南北学界 研究中的非学术倾向

由于古代高句丽历史本身直接涉及中国及周边各国历史的复杂性，在古代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时常出现各种非学术性的不和谐音及其倾向。在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就曾出于侵略朝鲜半岛以

及中国的险恶用心而对古代高句丽历史进行有意的歪曲和篡改。在现实中,朝鲜半岛南北学界的高句丽历史研究中也并无许多非学术性因素的作用和表现,至于近年来朝鲜半岛南北的所谓“高句丽热”中更是掺杂着许多非学术性的意图和倾向。早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在野史学就曾掀起所谓“古代史波动”,其中就包括对古代高句丽历史的任意解释甚至歪曲。到1983年,韩国陆军本部编辑出版题为《向着统一与雄飞的民族历史》的所谓“精神教育用历史书”,其中就鼓吹在完成“分裂民族的统一和向着繁荣的民族雄飞”之后应继续实现的“课题”,就是“收复失去的满洲大陆,即那萦绕着我们祖先雄赳赳的气象的辽阔的满洲原野。”^①就这样,韩国在野史学之非学术化的“国粹主义”历史认识,居然催生出了当时掌握韩国政权的全斗焕等新军部势力的所谓“收复大陆意志”。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因果关系,其贻害绝不仅止于包括古代高句丽历史研究在内的学术领域本身。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泛起,在朝鲜半岛出现了利用高句丽历史来增强“大高丽民族”现实认同感的民族主义热潮,韩国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他们不仅出版了大量著述,而且举办了很多社会化、民间性宣传活动。这种早已超出学术研究领域的“高丽热”中的种种非学术的倾向,通过追溯本民族久远的历史国家及其广泛的领土,来激发和强化朝、韩两国民众的历史民族优越感与现实民族凝聚力,同时,也隐含了将近代朝鲜半岛移民进入中国的那段历史视为“回归故土”,甚至为实现所谓“高丽民族大统一”制造舆论。

朝、韩两国属于目前世界上极少数民族同质性最强的国家,

^① [韩] 陆军本部编印:《向着统一与雄飞的民族历史》,汉城:1983年版,第33页。

加之由于历史上长期藩属于中国，并在近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奴役，其民族意识浓厚，民族性格倔强。冷战对抗造成的朝鲜战争和半个多世纪的国家与民族分裂，虽然使朝、韩两国的同一民族在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影响下形成了较深隔阂，但民间层面“血浓于水”的民族认同感始终存在。所以，在冷战格局终结后，朝鲜半岛统一进程中出现的“大高丽民族主义”思潮，朝、韩双方在朝鲜半岛统一进程中各打“民族牌”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而这股联合朝鲜半岛南北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交会点，突出表现为南北双方认同的体现其辉煌历史的“高句丽热”。

早已超出学术研究领域的“高丽热”中的种种非学术的倾向，对朝鲜半岛学者的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影响将是强烈的、长期的，对此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如今，朝鲜半岛南北两个国家的学界，在高句丽历史研究领域应该说各有其特点。

朝鲜学界认为，朝鲜半岛的古代史的主流应是由古朝鲜—高句丽—渤海（与统一新罗形成“南北国”时代）—高丽，而其中高句丽是古代历史上最强大最自主的国家。必须指出，朝鲜学界的上述观点，并不仅仅出于学术研究的结论与动机。强调主要建立与活动于朝鲜半岛北部即今朝鲜境内的上述古代国家历史的正统性，并极力贬低与否定新罗、百济等主要兴起并发展于朝鲜半岛南部即今韩国境内的古代国家的历史地位，无疑是与在南北分裂与对立局面下力争朝鲜国家政权之历史正统性的政治目的有着密切关系。朝鲜新老两代领导人不断发表强调高句丽历史地位的讲话，朝鲜政府自 90 年代以来大力修复“高句丽始祖东明王陵”，1998 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后积极开展将朝鲜境内高句丽壁画古坟申请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努力，应

该说更多的是出自政治与外交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出自学术与文化的目的。根据朝鲜学界的现状乃至朝鲜国内外局势的现实条件，今后朝鲜学界对高句丽历史的学术性研究水准，未必能够出现可以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之长足发展相比的显著进展，而出于政治外交利益的上述非学术措施与努力却有可能进一步得到加强。近年来朝鲜学界关于高句丽的研究成就，大多为进一步补充和阐发过去观点与主张的水准，已明显失去学术发展与增长的势头。

韩国学界的高句丽研究实际上迟至 20 世纪 80 年代始得兴起，至 90 年代出现高潮，并逐步影响到社会政治文化各领域。鉴于目前韩国学界研究条件与环境（包括可以自由利用朝鲜与中国学界研究成果，直接与朝鲜、中国学界开展交流，甚至直接访问朝鲜等）的大力改善和韩国社会方兴未艾的“高句丽热”，韩国学界的高句丽研究已经逐步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强劲势头。曾在韩国社会掀起“在野史学”风波的国粹主义史学势力，也是在推动韩国社会“高句丽热”升温方面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就掀起全社会范围的“高句丽热”以及对国际的影响力而言，韩国学界的高句丽研究已经取得超过朝鲜学界的成就，而包括政界在内之韩国社会各界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关注与介入，尽管在形式上与朝鲜方面有所不同，其目的（强调高句丽历史之朝鲜半岛历史性，否定其中国历史性）与作用（政治化、社会化乃至国际化）却颇有异曲同工之效，至少不会弱于朝鲜方面。

尽管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分裂与对峙局面迄今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朝鲜与韩国学界在不断提高对高句丽在朝鲜半岛古代历史中的地位与评价的问题上，却几乎没有任何意见冲突，而在就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问题同其他国家学界（主要是中国学界）开展争论之际更是惊人地保持着不约而同的立场与态度。近年来，朝、

韩两国学界在高句丽历史研究方面已经开始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学术会议、共同出版等）。因此，在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问题以及不断提高高句丽在朝鲜半岛古代历史乃至东亚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评价方面，朝鲜与韩国学界分明有着基本接近的政治立场与大体一致的现实利益。随着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缓和与南北学界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加强，同时由于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思潮与势力重新高涨的国际环境，尤其是朝鲜半岛统一进程中朝鲜半岛南北学界、政界都将日益看重事关民族文化传统与利益的高句丽问题，朝鲜半岛南北学界包括社会、政治、文化各界在高句丽历史问题上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必将在其深度与广度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

四、高句丽历史研究学术化建设的建言

我们反对高句丽历史研究中将历史问题现实化、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和做法，我们应努力使高句丽历史研究回归学术化，为此，提出如下思路与建言。

1. 将高句丽问题研究切实纳入历史化、学术化的正常科研轨道。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古代民族和地方政权，同中国历史上兴衰嬗替、存亡绝续的其他古代民族及其政权一样，如北方的匈奴、柔然、鲜卑等民族及其政权。所以，高句丽问题也完全可以同这些历史问题一样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在这方面我民族史学界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定式。

2. 加强高句丽民族源流和高句丽政权兴衰的研究，形成我学术上的成熟定论。在我国边疆史、民族史研究中，族源和地方政权研究往往会涉及同周边国家历史疆域盈缩和民族迁徙流变方面的关系，如匈奴西迁与匈牙利民族的关系，突厥汗国的覆灭与